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四章

【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】

「講《論語》不容易，這部《集釋》彙集三百餘家的注子，為什麼要先講考異、考證？從漢朝到今日的注解，這一章書或許有解釋的明白者，但是吾未見過。這一章經文不是講文章，而是講道。」

「必須先認識字，以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為主，但是《爾雅》在前，必須以《爾雅》為主多加致意。你們想要進步，必須自己來學才能進步。《說文》的注只說一個原則，各方面不能都說，但是必須以這一個原則來推演，若只依一個原則也講不通。宋儒講微言大義，漢儒講訓詁，人們以為漢儒囫圇吞棗，實在說這是漢儒他的好處，宋儒是妄作聰明，他們的微言大義是周濂溪教二程，二程教朱熹。他們只是懂一半佛學，但是私心作祟，說佛法的壞話，欺人實在是自欺而已。」

『子絕四』，「今天必須先講考證，先說考異，因為講不通，所以必須先校勘。考異說哪一本書多一字，哪一本書少一字，但是這也不可靠，只能守這個範圍，考查此本與彼本哪些不一樣，所謂不出其位是也，考異而已。考證比考異多，可以發議論，他說意必固我，卻沒有注重子絕四這三個字，而且說毋字是虛字，這就不行。子絕四、毋，這四個字都有關係，例如子不語、子罕言都有大關係。」

『毋意』，「先舉《經義述聞》，《少儀》云：毋測未至」，

《少儀》這個注裡面講，「不叫你測度還沒有來的事情。注解說：測，意度也，測是以意思推度。毋意即毋測未至也，毋意就是不要揣測未來的事。《說文段注》云：意之訓為測度，為記，意是揣測事情，訓測度者，如《論語》毋意、毋必，毋意就是不要測度未來，那可以測度以前的事嗎？允許研究現在的事嗎？戴侗云：心之起為意，《說文》：意者，志也，但是意與志是相同還是不同？常說意見、意志，但是也有說志意的。志從意來，先有心，心是如如不動，心一起便為意了，意起動往一處，不亂去，就是志」，心起念，不要讓它亂跑，往一個地方，所以叫做志向。「孔子說：志於道。到志已經是第三步了，心一起亂跑就不是志，意要往一定的地方才是志。」所以心起念就是意，意要往一定的地方，那才是志，不能亂跑，亂跑就不是志。

「《集解》說：以道為度，故不任意也。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故無專必。無可無不可，故無固行也。述古而不自作，處群萃而不自異，唯道是從，故不有其身也。志於道，意往道上走，不能任意到處亂跑。」

「《朱注》」，朱子的注解：「絕，無之盡者。沒有到極處。毋，《史記》作無是也。意，私意也。」朱子注解這個意就是私意。「那公意就不是意了嗎？」私心是意，那公心就不是意嗎？這是雪廬老人的一個問辭。其實公私都是意。

「《朱注》：必，期必也。希望必得要做到。」

「《朱注》：固，執滯也。」他解釋固是執滯，執著滯礙，執滯。「那擇善固執該如何說啊？」擇善固執那怎麼說？

「《朱注》：我，私己也。處處為自己。」

「別解一」，另外一個注解講，「《論語》意原云：子之所絕者，非意必固我也，絕其毋也，禁止之心絕，則化矣。程樹德採取

這個解釋，《集釋》說：按此解最勝」，按照這個解釋最殊勝，「恰合聖人地位。蓋僅絕意必固我，此賢者能之，唯聖人乃能并絕其毋。姑以佛學明之，能不起念固是上乘功夫，然以念遣念之念亦念也，並此無之，乃為無上上乘。意就是念頭，一存這個心，這也是念頭，空也必須空。」

「這個說法極對，佛家的真理便是如此，所以要不思惡、思善，禪家的功夫是觀心，觀心的法子」，觀心的方法，「心一起念頭，觀察自己所起的什麼念頭，心就定在所起的念頭上，愈看就看沒了，這個念頭便消滅了，常常如此觀心。照顧話頭也是如此，因為觀心觀不去，所以改念話頭，隨便說一個話頭，不許分別，心裡口裡不許斷，這樣念話頭能證道嗎？」雪廬老人提出這樣的問辭，這樣念能夠證得道果嗎？下面舉出周利槃陀伽的例子，「周利槃陀伽念苕帚二字就證道了。」他就念兩個字。「這就是以念遣念的法子」，以念遣除念頭的方法。「把萬法歸於一個話頭，森羅萬象統統歸於苕帚上，那一歸何處？真如佛性當中無一，是真空，有一就不空。以念遣念，這個念也要遣除。」

「有人或許疑惑，那念佛又該如何？在此地所念不行，往生淨土以後聽聞眾鳥演法，風樹演法，所念的是音聲定。你們所看的《彌陀經》為實報土，得了定，再進一步為寂光土，生寂光以前念三寶，未往生前念佛，往生以後也念佛。念佛有四種方法，實相念佛才上寂光土，那是念而無念，以念遣念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」

「現今的人是真正不識字，字明明擺著，卻看而不認，這是不認」，不認識。「見而不見，那是瞎子。所以不可以無知而妄作。程樹德氏採取多少注子以後，才注重這個絕字。」

「《集釋》發明，引用《焦氏筆乘》說：意者，七情之根，情之澆，性之離也。故欲滌情歸性，必先伐其意，意亡而必固我皆無

所傳，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。第七識就是意根。前五識為第六所控制，而第六的根是第七識。要完全沒有七情才歸到性，這就是明心見性，以及所謂的業盡情空，情無，業也無了。想要如此，必須先伐除這個意，就是要不起念頭，如果意亡了，那必、固、我便不會傳轉生起。」

「心起謂之意。毋意，是不起念頭。心、意、志三字有所區別。憶佛念佛，雖然心已經動了，但是有有一個定向，這就是志。孔子志於道，又說：默而識之。《集釋》注《論語》沒了門，唯有出示佛學，所以說：禁止之心亦絕，空亦空也。」

「這一章離佛學不能講，所以下頭依佛學來解釋。但是吾若寫成書，吾不用佛學。吾現今說二種，一是依儒經解釋，一是依佛學解釋。」雪廬老人用兩種方式來解釋，一個依儒經，一個依佛學。

「毋意」，「《集解》：以道為度，故不任意也。孔子志於道，心定於道，所以毋意，心不任意跑。」

『毋必』，「孔子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無專必也。這是說外在的，行藏都歸在對方，不如說內心。專必是一定執著這一條，不用第二條，《中庸》云：執其兩端，而用其中，這是自己做主，在兩端量量，採取當中的。」

『毋固』，「孔子無可無不可，故無固行也。孔子採取中道。固是對某件事看對了，不一定要這種看法，孔子雖然講究主忠信，又說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是從，若執著忠信就是硜硜然小人哉，孔子不固執。」

『毋我』，「孔子述古而不自作，處群萃而不自異，唯道是從，故不有其身也。這也是說外在。《易經》本來沒有字，只有畫畫，所說的文字都是注解，《孔子繫辭》說：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萬物的精華成為一種物體，如何成的？遊魂變化的。遊魂是什麼？

既是變來變去，何我之有！這都是孔子之言，都合乎佛學，只是言詞不同而已。」

「毋意」，「意就是情識，但不必說第七識，因為唯有大乘佛法才說八識，小乘只說六識。十善的意三便是指第六意識，這一章的毋意就是不起念頭。」

「毋必」，「必是偏見，是斷見還是常見？是色還是空？非斷非常就可以不偏見，毋必便是非斷非常。必是偏見，這是見惑的邊見。」偏到一邊的見解。

「毋固」，「固是法執，因為下文有我，所以這個固是指法執。孔子對古人的書，如殷因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各代的興革，孔子只講其中的損益。麻冕改為純絲，因為可以節儉的緣故，孔子也是從眾。孔子對忠信也不執著，例如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的直，孔夫子不贊成，而是要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這是沒有法執。」

「毋我」，「毋我，我就是我執。孔子不說我，因為我是遊魂為變。孔子講仁，都是依兩方面。孔子對曾子說：吾道一以貫之。我的道你得到了嗎？曾子說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忠恕就是道，是道的用，而孔子所言的一以貫之，是道的全體。盡己之謂忠，盡自己的能力這是忠，「推己之謂恕，這是自行化他。既然人是遊魂為變，魂會變形易貌」，魂會變，有變化，改變容貌，「張三投胎為李四，張三之魂沒了，成了李四之魂，哪一個才是我？有人說神我，這也是邪見。」實際無我，沒有我。

「誠者，毋自欺，如今的人都是自欺而已，各位功夫現今如何？明明要你們好好執持名號，你做了沒有？不執持，如何得一心？又至心念一句佛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為什麼不說是斷惑？罪業盡虛空遍法界，消也消不盡，修淨土的人沒有一人把業消盡。業盡

情空，情空便是業盡了。若要消罪業，可以端坐念實相，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，若日光太微弱，罪業如何消得盡？黃河到冬至時要封河，天天出太陽，冰仍結著」，冰還是結著，「不用橋也能在冰上行車。日光能融化冰雪，但是冬日所消的冰很少，所謂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業消不了，罪業還有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纏身，業不消也可以往生。若要消業往生，難矣哉！」要業全部消掉才往生那就很難了。「能夠斷惑往生更好」，那當然斷惑往生是更好了，「若斷了無明，一往生就是生常寂光淨土，像彌勒佛一下生，當天證道，當天成佛，那不是更好嗎？但是在此之前，彌勒菩薩也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